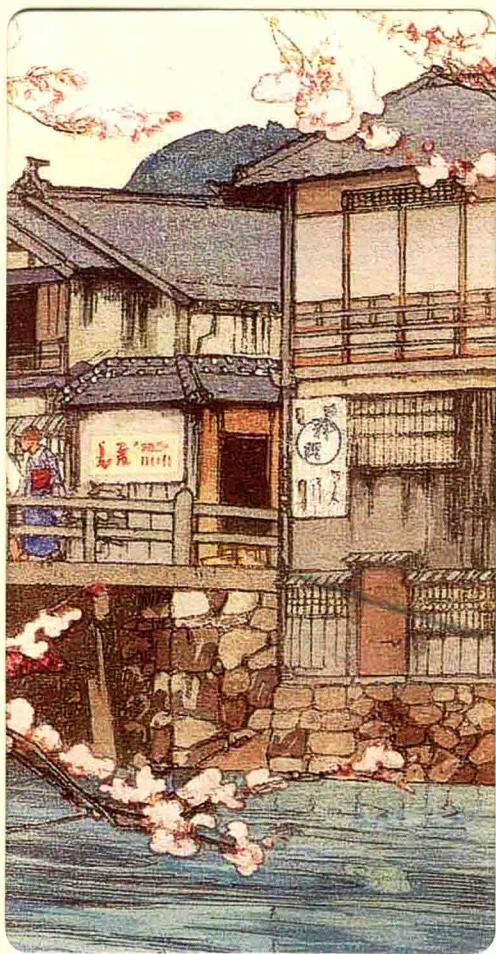


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の三

凡是过往，皆为序曲，我们的爱，和最初一样



門

もん

夏目漱石

なつめ そうせき

笹家栄

译

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卷一

もん 門

なつめ そうせき
夏目漱石

笹家栄
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门 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竺家荣译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387-5873-3

I. ①门… II. ①夏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5444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刘瑀婷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门

[日] 夏目漱石 著 竺家荣 译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weibo.com/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640mm × 910mm 1 / 16 字数 / 146千字 印张 / 13.75

版次 / 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 /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2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1

宗助把坐垫拿到檐廊上，找了个太阳地儿，舒舒服服地盘腿坐了不大工夫，就把手里的杂志一扔，干脆躺倒了。真不愧是小阳春天气，加上这条巷子特别安静，往来行人的木屐声都听着格外清脆。宗助曲肱而枕，望向屋檐外的天空，但见朗朗晴空，一片湛蓝。和自己横卧的这个憋屈廊子一比，顿觉那寥廓苍天辽阔无比。在这宝贵的星期天，哪怕只是这样悠闲地眺望天空，宗助也觉得心情怡然。他蹙起眉头凝望着粲然闪耀的太阳，渐觉刺眼，便朝拉门这边翻过身来。他的妻子阿米正在拉门里边做针线活儿。

“哎，天气真不错啊。”宗助对妻子开口道。妻子只“嗯”了一声，没说什么。宗助也不想聊什么天，就此不再发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妻子说：“你还是出去散散步吧。”这回宗助只“唔”了一声。

过了两三分钟，妻子把脸凑近拉门玻璃，瞧了瞧在檐廊上躺着的丈夫。丈夫不知怎么想的，蜷缩起双膝，像大虾似的弓着身子，两臂交叉，把脑袋夹在臂弯中，完全看不到他的脸。

“你在那儿睡觉，是要感冒的啊。”妻子提醒他。妻子说说话来半像半不像东京腔，跟时下的女学生似的。

宗助仍旧把脸夹在两臂之间，眨巴着大眼睛，小声答道：“我不会睡的，不要紧。”

然后又没人说话了。胶轮车从门外经过的铃声响过两三次之后，远远传来了公鸡的啼声。宗助隔着衬衣，贪婪地享受着从新棉布衣背部自然透进来的温暖阳光，无所用心地听着门外的动静。忽然，他像想起什么事似的，问拉门里边的妻子：

“阿米，近来的‘近’字，怎么写的来着？”

妻子听了，答道：“不就是近江的‘近’吗？”并没有露出诧异之色，也没有发出年轻女子特有的清脆笑声。

“我就是忘了近江的‘近’字怎么写了呀。”

妻子把关着的拉门拉开一半，伸出一把长尺子，用尺子头在檐廊上写了个“近”字。

“是这样写吧。”她说完，将尺子戳在写字的地方，出神地眺望起了清澄的蓝天。宗助没看妻子的脸，说道：“还真是这么写啊。”他没有笑，不像在开玩笑。而妻子对丈夫忘了“近”字怎么写，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“真是个好天气啊。”妻子半是自言自语地说着，让拉门半开着，又继续做针线活儿了。这时，宗助微微抬起夹在胳膊之间的脑袋，瞧着妻子说道：

“要说文字这种东西，很不可思议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问为什么？就是再平常的字，一旦觉得别扭，心里生疑后，就越发想不起来了。前不久也是，突然对‘今天’的‘今’字纠结了半天。把这个字写在纸上，定睛细看时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像‘今’字了。你碰到过这种情况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难道只有我这样吗？”宗助用手摀起脑袋来。

“我看你有点儿神经衰弱吧。”

“说不定还真是神经衰弱闹的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妻子看着丈夫说。丈夫终于站了起来。

宗助从针线盒和零碎线头上面跨过去，打开餐室的拉门，进了会客间。因南面被大门遮挡，刚从阳光下进屋里来的宗助，觉得最里边这扇拉门冷飕飕的。一打开那拉门，便看见紧贴着房檐般倾斜的土堤，耸立在檐廊尽头，因此连上午本该洒下来的阳光也难得一见了。土堤上面长着杂草，下面也没有垒什么石头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塌下来，奇怪的是，还不曾听说这里塌方过。也许是这个缘故，多年来，房主一直听之任之。一位在町内住了二十年之久的菜店老爷子，曾在后门口特意对宗助说过这样一番话：“听人说，这地方本来长着一片竹丛，当年开垦这里的时候，竹根没有挖出来，被埋进土堤中了，所以土质特别紧实。”宗助马上提出质疑：“可是，如果竹根留在土里，不是还会长出竹丛来吗？”“这个嘛，挖得那

么深，竹子就不容易长出来了。这土堤反倒更结实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也不会塌方的……”老人就像是为自己的东西拼命辩护似的，说了这番话就走了。

到了秋天，那土堤上仍然看不到什么色彩，只有发黄的绿草漫然疯长着，满眼乱糟糟的。像芒草或是常春藤之类有点儿姿色的花草，就更不见踪影了。只有以前的几棵孟宗竹伫立在土堤半腰和顶上。当阳光射到发黄的竹子上时，从房檐下探头望去，土堤上的萧瑟秋意便映入眼帘。宗助每天一早出门，下午四点钟多回家，所以在这白天变短的季节里，难得有闲暇仰望土堤上面。他从昏暗的厕所出来，接着洗手盆里的水洗手时，偶尔抬头朝房檐外看，才想起那儿还有几棵竹子。只见那竹梢上顶着一簇绿叶，貌似剃得只留一撮头发的脑袋。那竹梢陶醉在秋阳里，沉甸甸地垂着，寂寞重叠着的叶子一片都不晃动。

宗助关上拉门回到会客间，在桌前坐下来。名为会客间，只因在此接待客人之故，其实叫书房或起居室更为妥当。靠北侧有个壁龛，应付差事似的挂了个不搭调的挂轴，挂轴前摆着一瓶朱泥色的拙劣插花。门楣上也没有挂镜框什么的，只有两颗发亮的黄铜弯钩挂钉。此外还有一个安了玻璃门的书柜。书柜里面并没有摆什么让人眼睛一亮的好东西。

宗助拉开带银拉手的桌子抽屉，翻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什么，就啪的一声关上了，然后掀开砚台盖子，开始写信。写完一封信，封上口之后，宗助思考了一下，隔着拉门问妻子：

“哎，佐伯家是中六番町几号？”

“是25号吧？”妻子回答，宗助写完地址时，她又补了一句：

“写信恐怕不行，你还是得去一趟，跟他好好说说。”

“不行也得先写封信去吧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打算再跑一趟。”他坚持说，见妻子没有回话，又叮问：“你看，这样可以吗？”

妻子也不好说不行，没有再争辩。宗助拿着信，从会客间直接去了玄关。听到丈夫的脚步声，妻子才站起来，从餐室外面来到玄关。

“我顺便走走再回来。”

“你去吧。”妻子微笑着回答。

过了三十分钟左右，只听格子门嘎拉一声开了，阿米又停下做针线活儿的手，从檐廊去玄关一看，原来是戴着高中学生帽的小叔子小六进来了。他一边解着只露出五六寸裙裤的黑呢绒长披风的扣子，一边说：“好热啊。”

“你也真行，这么热的天，还穿这么厚的衣服出门。”

“不是，我以为太阳落山后会冷呢。”小六半是辩解地说着，跟在嫂子后面去了餐室，看到缝了一半的活计，就说了句：“嫂子还是闲不住啊。”小六在长方形火盆跟前盘腿坐下来。阿米把缝绉筐推到角落，来到小六对面，把铁壶拿下来，添加煤炭。

“沏茶就免了吧。”小六说。

“不喜欢喝呀？”阿米像个女学生似的问道，然后笑着问：“想吃点心吗？”

“有吗？”小六问。

“没有啊。”嫂子实话实说，忽而又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等一下，也可能有呢。”说着站起来，顺手把炭篓子挪开，打开了橱柜。小六望着阿米的背影——她的外褂因里面的腰带而鼓起——看她不知找什么，半天也没有找到，就说：“点心还是算了吧。今天哥哥去哪儿了？”

“你哥哥刚刚出去……”阿米背朝着他回答，仍在壁橱里找着。然后啪的一声关上壁橱门，一边说“没有了。不知什么时候被你哥都吃光了”，一边回到火盆跟前来了。

“要不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吧？”

“好啊。”小六看了眼座钟，已经快四点了。阿米嘴里“四点、五点、六点”地算着时间。小六默默地望着嫂子。他对嫂子的晚餐其实并没有多少兴趣。

“嫂子，哥哥去见佐伯了吗？”小六问。

“前些天他就一直念叨要去一趟呢。不过，你哥每天早出晚归的，回家后累得连澡堂子都懒得去，所以我也不忍心老催他。”

“我哥也确实很忙，可是，这个事儿定不下来的话，我总觉得没着没落的，学习也不踏实。”

小六边说边拿起黄铜火筷子，在火盆的煤灰中胡乱写起什么来。阿米怔怔地瞧着那移动的火筷子尖。

“所以他刚才先写了封信寄去了。”阿米安慰道。

“写了什么？”

“我也没有看。不过，肯定是商量那件事的。等你哥哥回

来，你问问他吧。肯定是这样。”

“既然写信了，估计是那个事。”

“是啊。确实发出去了。刚才你哥哥是拿着信出去散步的。”

小六不想再听嫂子的辩解或是安慰了。既然哥哥有闲工夫出去散步，亲自去一趟不是更好吗？小六这么一想，心下不悦，起身走进会客间，从书架上拿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外文书，哗啦哗啦地翻看起来。

2

没有想到这一层的宗助来到街角，在同一家店里买了邮票和一盒敷岛牌香烟，把信扔进了邮筒。他觉得这就原路回家不大甘心，便点了一支烟，一边喷云吐雾，一边优哉游哉地漫步在秋天的大街上。这时，他忽然想去个远一点儿的地方，给自己头脑里烙下东京就是这样的地方的深刻印象，然后将这个印象当作这个星期日的收获，带回家去美美地睡一觉。他不仅一年到头呼吸着东京的空气过活，每天还乘电车去官厅上下班，一天两次往返于闹市街头，虽说早已习以为常了，但身体和精神并不松弛，每天都是熟视无睹地来来去去，对于自己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全无感觉。平时整天为工作所累，倒也没觉得什么，可到了七天一次的休息日，心情可以放松放松时，便蓦然发觉平时上班的日子过得那么匆忙而局促。当他得出“自己虽然住在东京，却对东京一无所知”的结论时，不禁有种难以言

说的寂寞。

每当此时，他就会突然来了兴致似的到街上去转悠。他甚至想过，要是兜里有点儿闲钱，就豁出去好好快活一番。遗憾的是，他的寂寞并没达到驱使他放纵自己的程度，因而当他朝着那个目标发起冲锋之前，已觉察到此举的愚蠢而自行放弃了。再说，一个普通人的钱夹，大抵维持在不至做出轻薄之举的厚度之内，所以与其费心思琢磨怎样快活，还不如揣着手，径直回家更省心呢。总之，宗助的寂寞，也不过是靠着出去散散步或是逛逛劝业场凑合着慰藉一下自己，来坚持到下个星期日罢了。

今天也是，宗助没想好去哪儿就上了电车。虽然这个周日是个好天气，乘客却比平日少，使他心情格外舒畅。再加上车上的乘客个个和颜悦色，看上去都显得悠然自在。宗助坐在座位上，想起自己每天早上赶去丸之内方向上班时，都要争先恐后抢座位的宿命。没有比上班高峰时的乘客更丑陋的了。无论是抓着吊环站着，还是坐在天鹅绒座椅上，宗助从未产生过作为人的温柔之情。他自己也觉得大可不必这样想。其实就像和机器或什么东西紧挨着坐车一样，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，就下车走人了。坐在对面的老太太，在七八岁的孙女耳边悄悄说着什么。旁边一位三十来岁的商户老板娘模样的女人一直瞧着这祖孙俩，觉得孩子很可爱，问着女孩儿的年龄和名字。宗助望着这情景，恍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

头上挂满了镶嵌在框子里的广告。宗助平时哪里有心情看这些。他无所用心地读了第一块广告。这是一家搬运公司的

宣传，写的是“搬运货物，简单易行”。第二块广告上写着三行字，“讲求经济实惠者，关注环境卫生者，注意防火安全者”，三行字后面写了“请使用瓦斯炉”，还附了一幅燃着火苗的瓦斯炉的画面。第三块广告是在红纸上，用白色笔写着“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杰作《千古之雪》”和“日式喜剧，小辰大一剧团”两句话。

宗助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，把所有的广告仔细读了三遍。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也没有想买的东西，不过有时间仔细看这些广告，把它们逐一看完，并且对其中的内容都能够看明白的闲适心境，也让宗助颇为满足。就连这点儿闲情都值得自豪，可见除了星期日之外，他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疲于奔命了。

宗助在骏河台下站下了电车，一下车就被右边玻璃窗里排列整齐的西洋书籍吸引了。宗助站在那个橱窗前，望着那些印在红色、蓝色、条纹或花纹书皮上的醒目烫金字。书名的意思他当然看得懂，却不想拿在手里翻看一下。对宗助来说，每当经过书店时都想进去瞧瞧，只要进去就会买书的那个时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生活了。只有一本叫作《赌博史》^①的书，装帧尤其漂亮，被摆放在最中央，于是这本书给他的头脑里添加了几分新奇感觉，仅此而已。

宗助微笑着穿过人来人往的马路，又朝一家钟表店的橱窗张望起来。虽然里面展示着好几只金表和金链，但是他的眼睛

① 原文书名 *The History of Gambling*，作者 David G. Schwartz。

里只看到了金表漂亮的颜色和样式，不至于产生购买的欲望。然而他仍旧逐一看着丝线吊着的价格标签，同实物做着比较。对于金表的价格之便宜颇为惊讶。

在阳伞店前他也驻足了一会儿。在西洋杂货店里，他注意到了挂在礼帽旁边的领带。这领带的花色比自己平日系的那条好看多了。他想问问价格，刚要跨进店门，忽然想到从明天起换新领带上班未免无聊，又不想掏钱包了，便径直走了过去。

宗助在绸缎庄外面，也站着看了好长时间。什么“鹑绉绸”“高贵斜纹织锦”“凉爽丝绸”等等，见识了好多从未听说过的名称。在京都的“襟新”分店门前，他凑近玻璃橱窗，帽檐几乎碰到了玻璃，瞧了老半天绣工精致的女式假领子。其中恰好有适合妻子的上等产品。宗助想给阿米买上一件，可转念一想，要买也应该是五六年前买啊，结果，难得的这点儿心劲儿也被转瞬打消了。宗助苦笑着离开橱窗走起来，一直走了五十多米，还是觉得心情沮丧，就不再四处打量街头和店面了。

这时，他忽然看到街角有一家大杂志店，门前摆着新刊物出版的大字招牌。有的是把广告贴在梯子形状的细长木框里，有的直接用颜料在涂漆的木板上作画。宗助仔细看了一遍，作者名字和作品名，似乎都在报上的广告里见过，又好像第一次看到。

在这个店拐角的阴影里，一个戴黑色高帽子的三十岁上下的男人，随意地盘腿坐在地上，一边吆喝着“快来买喽，哄孩子的好玩意儿啊”，一边使劲儿吹着大气球。气球鼓起来后，

就变成了个不倒翁的形状，然后他用墨笔在不倒翁脸上胡乱画上眼睛和嘴巴。宗助觉得很好玩。而且只要吹足了气，气球老是鼓鼓的。不管放在指尖还是手掌上，它都坐得稳稳当当的。用牙签样的小细棍儿朝不倒翁“屁股”里一捅，它就吡的一声瘪了。

好几个行人匆匆走过去，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看上一眼。戴高帽子的男子孤零零地坐在热闹街头的一角，对自己周围发生些什么，仿佛没有感觉似的，照样边吆喝着“哄孩子的好玩意儿啊”，边使劲儿吹着不倒翁。宗助拿出一分五厘买了一个气球，叫那人弄瘪了，塞进袖筒里。他想找一家干净的理发店理个发，可是一时间找不到，看天快黑了，就乘上电车回家去了。

宗助坐到终点站下了车，把车票交给了司机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快黑了，湿湿的马路上，黑影渐渐加深了。下车时，他一握住铁扶手，便感到特别冰凉。一起下车的乘客都四下散去，急匆匆地走了。他向尽头望去，马路两边的房檐和屋顶上，好像有白蒙蒙的烟雾在大气中漂浮。宗助也快步朝着树木聚集的方向走去。今天这个星期日，还有舒适的晴朗天气都已经过去了。这么一想，他心里不禁涌出几分空虚，或者说是寂寞。一想到明天自己又要按部就班地去工作了，便感觉今天这个半天的生活突然变得宝贵起来，而其余的六天半机械般的工作，显得格外了无生趣。一路上，那间光线差、窗子少的大房间里的情景、同事们的面孔，以及上司叫他“野中，请来一下”的神情，走马灯似的浮现在宗助眼前。

走过“鱼胜”酒馆，再经过五六户人家，从一个既不是空地也不是小巷的地方拐过去，走到尽头是个高土堤，在它左右两边排列着四五座同样外观的出租房屋。直到不久前，在那道稀疏的杉篱笆墙里面，还有一座武士旧宅风貌的古朴宅邸夹杂在普通住家当中。自从土堤上姓坂井的人买下这块地皮后，马上拆除了茅草屋顶，拔掉了杉篱笆，改建成现在这样的廉价房屋。宗助的家在巷子尽头的左侧，紧贴着土堤，所以有些阴暗，但是距离马路最远，比较幽静。他和妻子商量之后，特意选择了这个房子。

七天一次的星期日即将过完了，宗助想早点儿泡个澡，有时间再去理理发，然后再舒舒服服地吃晚饭，便一把拉开格子门，听到了厨房里响着锅碗瓢盆的碰撞声。他登上台阶时，没注意踩到了小六的木屐。宗助弯腰摆好木屐的工夫，小六出来了。阿米在厨房那边问：

“谁呀？你哥哥吗？”

“嗨，你来啦。”宗助说着进了会客间。刚才寄了信后，去神田散步，一直到下车回到家这段时间，宗助的头脑里，连小六的影子都没有闪过一下，所以看到小六时，他就像干了什么坏事似的，有些难为情。

“阿米，阿米。”他把妻子从厨房叫来，吩咐她：“小六来啦，做点儿好吃的吧。”

阿米是匆忙过来，没有拉上格子门，站在会客间门口，听了丈夫这个不说也知道的吩咐，立刻回答：

“好，马上就得。”她刚要转身，又回来对小六说：

“劳驾了，小六弟，帮着把会客间门关上，点上灯吧。这会儿我和阿清都忙着做饭呢。”

“好。”小六站起身来。

厨房里响起了阿清切菜的声音，往水槽里哗哗倒水的声音，还听到女佣阿清问：“太太，这个放在哪儿？”

“嫂子，剪灯芯的剪子在哪儿呢？”小六喊道。这时水开了，溢出的水滴在炉火上发出吡的一声。

宗助在昏暗的会客间里，默默地坐在小火炉旁烤手。只有灰烬上面燃烧的木炭红彤彤的。这时，他听到土堤上房东家的小姐弹起了钢琴。宗助突然站起来，去檐廊上放下会客间的挡雨窗。在孟宗竹摇曳的黯淡夜空中，只有一两颗星星在眨眼，钢琴声从孟宗竹的后面传了过来。